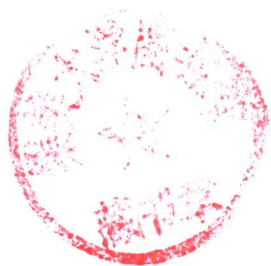


天鵝斯萬的午宴
郑亚洪 著
TIANESIWANDEWU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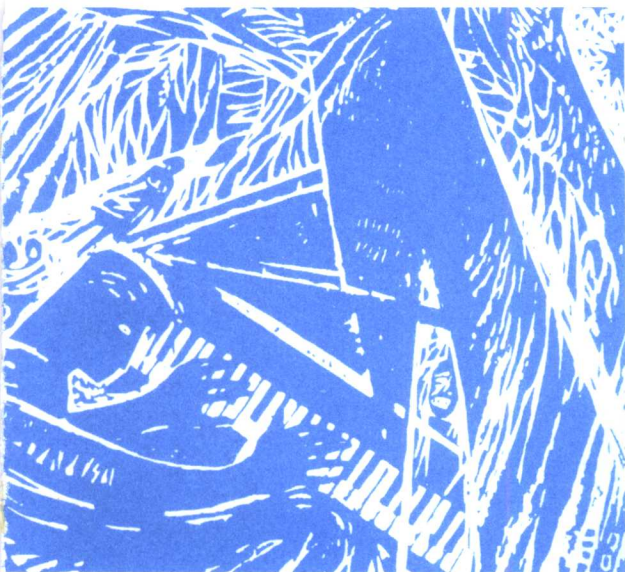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鹅斯万的午后

郑亚洪 著



B1261539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斯万的午后/郑亚洪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看·听·读文丛)

ISBN 7-5306-3565-4

I. 天… II. 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56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62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3.50 元

写在音乐前面(代序)

如果不是多年以前(1992年),我在杭州一家外文书店偶然发现了柴科夫斯基的《睡美人》,或许我的音乐生活还没有开始。对于一个刚刚步入青春困惑期的一个音乐外行来说,柴科夫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还是不熟悉的,只知道他是俄罗斯人,来自普希金、屠格涅夫的故乡——另一位我不熟悉的俄罗斯诗人。对俄罗斯文学的钟情,使我不假思索地买下了从未听过的《睡美人》。记得那天我还买了一盒“披头士”的磁带。柴科夫斯基和“披头士”,这是一种有趣的巧遇,我以两元钱的低价买下了两盒处理的旧磁带。两盒磁带被我放在摆满文学名著的书架上,它们像两只麻鹬,沉默,在沉默之外倾听。

拥有了第一张古典音乐后,我没有去听它,书架上的灰尘覆盖了它四年。从1992年到1996年,是文学最没有用的时期,诗是一种无能的力量。“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过坦克”(希尼),没有一首诗抵得过一瓶冰镇的可乐。我却甘心将整个的时间献给了缪斯,在白纸上涂写一行行热情无用的文字。一直到1996年冬末,我聆听了《睡美人》,我发现了音乐/诗歌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之前已存在,在巴赫和贝多芬,李白和但丁之前也已存在,它抓住了我们快掉入希望的夹缝中的身子,让我们凝神观照,看清现实与梦。像《追忆似水年华》里斯万寻找被魔术师囚禁起来的美,我找到了通往音乐的塔楼的门,无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打开了。

我用了同样四年的时间来聆听和写作，甚至用一整日的时间来反复聆听巴赫的一支赋格。当音乐的每一谐振，每一呼吸都变得亲近时，我却感觉到音乐的流动和快速消失。听音乐简直像是做梦，梦愈是做到了极致愈是它逃逸的时刻。听音乐是对一张地面上的桌子的放弃，靠近虚无的那一刻。我写作的时候，房间里一定有音乐的存在，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或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我的那一套B&W英国音响总为我提供最暖性的音乐。

在音乐这座古老遥远的花园里，巴赫、贝多芬们耕耘了又收获，用他们的智性和肉身。俘获了的音乐的精灵挣扎在时间的宝盒里，等待忠实的倾听者，提示它飘荡在阳光和尘埃里的启示。我试图在音乐的花园里塞进小说中那个“我”的一些叙述和感受，让音乐“说”出我在这一刻或那一刻的抑郁、痛苦和欢乐——这个抑郁、痛苦和欢乐一定不是莫扎特或肖邦所经历的。音乐“跳过了理念”，它“无视现象世界”（叔本华）。它像一涧活蹦乱跳的溪水，轻捷地来而复去，把春天的草坪抛在阳光的山坡上。在写作里艰难的迂回深入，被音乐轻易地到达。

诗人奥登说，“一个成功的旋律是一种自主的历史。”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两个音符的连接，这是在历史意义上挑动它，为它提供出现的动机。这一点很像作家们的写作，一个个躺在纸上的方块汉字就是等待起飞的音符。普鲁斯特用了七大卷的《追忆似水年华》说出了哲学家的话：“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听音乐的时候，当耳朵俘获了一个音符，也就是失去所有的音符的时候。真正的音乐是我们失去了的音乐。大音希声。

当我命音乐说出点什么时，真正的音乐早已遁逸而去。

2001年2月

目 录

001 写在音乐前面(代序)

倾听

- 003 梦见冰块的那个下午
- 007 倾听自由的哀格蒙特
- 010 钢琴——敲击了三个世纪的空明和寂寥
——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 015 《费岱里奥》，或者《莱奥诺拉》的乔装者
- 018 莫扎特，在1787年的布拉格
- 021 莫扎特音乐上的“荒芜”
——《D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 025 翕翕乎，始作
——莫扎特《第四十一交响曲》
- 029 天鹅斯万的午后
- 033 简单的巴洛克
- 036 宣布音乐死亡的人：拉摩

- 040 卡普奇诺音乐咖啡
——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
- 044 我的音乐初恋情人
——柴科夫斯基
- 047 音乐的升起或沉落
——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
- 051 音乐最初的忧郁
- 055 爱比恋更冷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主题音乐
- 058 醒来,肖邦
- 064 月光·恋人·絮语
——听傅聪弹奏肖邦《夜曲》
- 067 钢琴片上的“浮士德”
- 071 为什么可以是德意志
——文学和音乐的《德意志安魂曲》
- 076 孤寂
- 081 e小调的门德尔松
- 086 美丽磨坊女的致命的疾病
- 092 舒曼内心的黑
- 095 故乡是异乡
——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
- 099 载不动许多乡愁与情思
——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 103 柏辽兹的似水年华
- 109 幻想出来的二十七岁的爱情
- 112 德彪西的月光
- 116 圣-桑先生的天鹅之舞
- 120 归来的培尔·金特
- 124 北方的黑天鹅

- 127 悲伤的马勒“第五”
132 零度浪漫:布鲁克纳
136 在绝望的高地上
141 美的旗帜在她的脸上招展
——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45 1917,为戴香扑粉时代所歌
149 西班牙舞女的闪光的裙裾:《波莱罗》
153 明亮的俄罗斯的忧伤
——拉赫玛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158 真实音乐生活的那一刻
——五位现代音乐家的画像
178 天籁之音《阿姐鼓》
181 我面对这个形状消失的亲爱的世界……
——盲人歌手波切利
186 倾听

音乐开始的地方

- 191 音乐开始的地方,文学带走……
196 苦艾蒿、白钢琴
201 艾米莉·狄金森的歌唱
205 回家
208 回忆
210 将你的音乐削减到一吻
——我的爱乐生活



倾

听

他相信那个乐句
的确存在着，它是人间的东西，
是作曲家的创造之
子，然而它不属于我们这
个尘世，它属
于另一个超自然的创造物的世界。
一个乐句诞生后，它
就不再属于作曲家了，它带着
温柔，激情，
冷漠，碎裂，丰盈，俏
丽，勇气和安谧离开了我
们，它安眠在不起眼的乐谱里，
直到某个神秘的黄昏
伟大演奏家的到来。

我用了同样四年的时间来聆听和写作，甚至用一整日的时间来反复聆听巴赫的一支赋格。当音乐的每一谐振，每一呼吸都变得亲近时，我却感觉到音乐的流动和快速消失。听音乐简直像是做梦，梦愈是做到了极致愈是它逃逸的时刻。听音乐是对一张地面上的桌子的放弃，靠近虚无的那一刻。我写作的时候，房间里一定有音乐的存在，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或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我的那一套B&W英国音响总为我提供最暖性的音乐。

在音乐这座古老遥远的花园里，巴赫、贝多芬们耕耘了又收获，用他们的智性和肉身。俘获了的音乐的精灵挣扎在时间的宝盒里，等待忠实的倾听者，提示它飘荡在阳光和尘埃里的启示。我试图在音乐的花园里塞进小说中那个“我”的一些叙述和感受，让音乐“说”出我在这一刻或那一刻的抑郁、痛苦和欢乐——这个抑郁、痛苦和欢乐一定不是莫扎特或肖邦所经历的。音乐“跳过了理念”，它“无视现象世界”（叔本华）。它像一涧活蹦乱跳的溪水，轻捷地来而复去，把春天的草坪抛在阳光的山坡上。在写作里艰难的迂回深入，被音乐轻易地到达。

诗人奥登说，“一个成功的旋律是一种自主的历史。”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两个音符的连接，这是在历史意义上挑动它，为它提供出现的动机。这一点很像作家们的写作，一个个躺在纸上的方块汉字就是等待起飞的音符。普鲁斯特用了七大卷的《追忆似水年华》说出了哲学家的话：“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听音乐的时候，当耳朵俘获了一个音符，也就是失去所有的音符的时候。真正的音乐是我们失去了的音乐。大音希声。

当我命音乐说出点什么时，真正的音乐早已遁逸而去。

2001年2月



贝多芬像

梦见冰块的那个下午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们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的开头，这个将过去未来完成时杂糅在一个进行式句子中的语法成为那个浸淫着一百年的孤独的大陆的完美的神话，成为八十年代解冻以来中国作家魂牵梦萦的句子。1995年，我在梦幻的白纸上写下第一篇小说的开头：“……直到某一时刻我突然被一组绚丽而忧伤的舞蹈折射出来……”我为这个魔幻的马尔克斯式的开头激动不已。

从做梦的大学到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再到城关私立中学，我的这二十四年的光阴好似悬在一根纤细的绳线上，我在榛木焚尽的孤寂中眺望未来。“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它又为干枯的树叶所覆盖。”卡夫卡在1920年的话被我写在日

记上。每天清晨我骑着车子穿过大半个小镇到达上课的学校。我给五十多个学生上英文课,除了英文我们没什么交流的,一上完课我便夹起课本回到原来的路上。学校里有一位历史教师,他是我过去的同学,有一次在他的寝室里我们偶尔聊起诗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诗歌,有打印成的,有用钢笔抄写的,五十多首。我望着他脸庞上浮现的激动表情,那一刻它让我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写诗的那个年代。



木刻 《小提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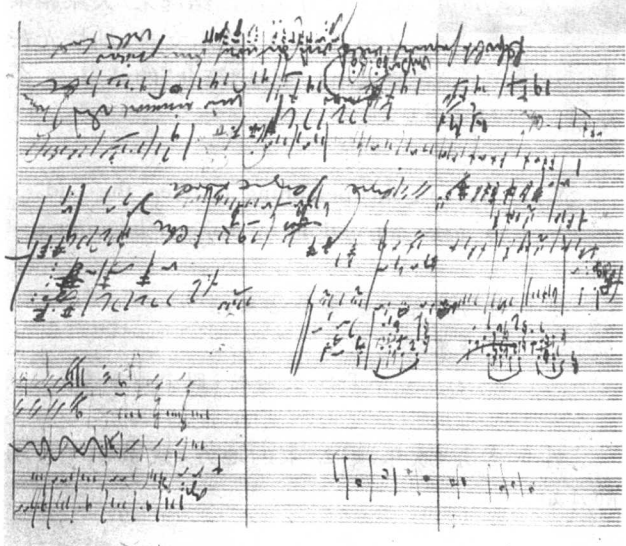
我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谈到了音乐,只记得窗外的天色突然转黑的时候,在我的桌子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灼热的冰块。那是一扎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磁带,共九盒,冯·卡拉扬指挥,卡拉扬银灰色的头发和蓝色的贝多芬身像。它还没有被打开。这里甚至连一台唱机也没有,但皇皇九章音乐从

他耐心之手缓缓地辗转到我的视线之中,那么坚实而流动地暗合了我内心的某一块空地。我重复着字词,节奏,重复着他诗歌中的一句诗:“妹妹,哥哥带雨来看你。”我尝试着铿锵,我安排着水流的回声和树叶在积雪下沉重的断裂。二十四年,足足有二十四年那么漫长的时间只为这一刻等候,像等候迟迟未到的新嫁娘。整整一种音乐,人类噪音在无以计数的音域上的音乐,尖利和低沉的欢乐的音乐,响亮和毁灭的痛苦的音乐,拍打着德意志坚实土地的大海的音乐。

那时候我分不清展开部和呈示部,奏鸣曲式和

谐谑曲式。我好像一个还没识完字的小孩捧了一本文学名著在啃。他可能未曾懂得于连·索雷尔喜欢上德·瑞那夫人是出于他卑微的身份要征服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但于连身上的激动之流也在他稚嫩的阅读心灵上流淌。我先从“命运”开始听，“命运”的动机(motif)几乎人人皆知，那是“命运”在敲门。继续往下听的时候是最致命的主题——耳聋——谁还能说出比这更残酷的现实？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但整个世界死了，贝多芬不曾死！1808年12月22日维也纳剧院迎来它的首次公演，贝多芬亲自指挥了《第五交响曲》，当他艰难地垂下拿指挥棒的手臂时，从听众的面部和嘴唇上，他读出了欢乐，读出了意志之歌战胜噩梦的辉煌之光。

接下来听的是“大合唱”。我曾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从电视里看到欧洲人的“大合



《命运交响曲》手稿

唱”，我也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听过维也纳交响乐团奏响的“贝九”，我还听过被改编为儿童歌曲的从外甥音乐盒里流淌出来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但是，我把它推进了唱机。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我却在房间里关起门来听“欢乐颂”。“我羡慕那些朝卢梭，朝贝多芬挥拳头的年轻人！他们仿佛还在同青春和秋天发生冲突，那不可避免的落叶，那不可避免的开花！”（卢梭和狂飙运动，罗曼·罗兰《贝多芬而立之年的一幅肖像》）但是，我把它推进了唱机。66'33"！这么长的耐心，我只在读《伊利亚特》的时候有过，“女神啊，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致命的愤怒吧！”这是《伊利亚特》的开头。“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欢乐/欢乐女神，灿烂光芒照大地！”这是“第九”的结束。一个



罗曼·罗兰小说插图

开始，一个结束。

What we call the beginning is often the end
And 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

我们称为开始的经常是结束，
做一次结束就是做一次开始。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在贝多芬“欢乐颂”结束的地方，我做一次音乐的开始。



倾听自由的哀格蒙特

我听贝多芬是从他的《c小调交响曲》(即“命运”)开始的,我得到的第一张唱片是冯·卡拉扬指挥“柏林”演奏的版本。从一开始我便永远地记住了唱片封面上巨人般耸立的一个阿拉伯数字“5”和其上更为动人、广阔的蓝天——英雄和自由——那是贝多芬一生不息追求的。

随后,我陆续地听了“英雄”、“田园”、“合唱”、“春天”、“克罗采”,以及“月光”、“热情”和“悲怆”,它们都是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乐章。不管是歌唱伟大胜利和凯旋的“英雄”,如诗画般展开在阳光中的“田园”,或者是情人荡舟湖上的“月光”,还是欢乐从天而降拥抱众生灵的人类大弥撒“合唱”,贝多芬的音乐都像那个在命运之门上的轻叩,开启了我们的呼吸,随即欢乐的海洋、自由的海洋淹没了我们整个肉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处于这种状态的我



来说，贝多芬是我呼吸困难的空气、梦寐以求的自然、丧失信仰而感到惘然若失时渴望的宗教、黑暗中对无限广阔的世界打开的窗户跟依稀感觉到的那个事物的接触。”

在贝多芬一生创作的九首交响曲，五首钢琴曲和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中，有一首是贝多芬迷们不

能不听的。和“命运”、“合唱”等长篇巨制相比，它宛如一个小而精悍的短篇，却足以和贝多芬最伟大的乐章比肩。它就是《哀格蒙特》。这首序曲是根据歌德的一部悲剧创作的。哀格蒙特是十六世纪荷兰贵族，他在西班牙统治荷兰时期，领导民众起来反抗。这个小短篇里可以看见贝多芬九首交响曲许多著名的影子，它蕴涵了贝多芬式的紧张、忧郁、思索、抗争，也蕴涵着欢乐和自由。音乐开头是两种音乐素材——两种力的对比，全乐队奏出庄严低沉的音

型——这是当时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社会的象征。接着，单簧管吹奏出孤独、沉思的乐音——它轻如微风，从冰封的湖面上吹过，却带来了生机和自由，凭借一点点薄弱如烛火的希望、一点点傲慢和热情，孤独的乐音越来越宏大，就像融化的春水盖过了田野，盖过了坚定的冬天。在我的想象之中，手执三色旗的哀格蒙特引导不屈的荷兰人民冲破敌人的包围，迈向自由的广阔天地！



木刻 《贝多芬》

1261537

就像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中的开端一样,《哀格蒙特》的开头部分也是沉重、低沉的,大乐队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幸的背景:孤独、低迷、徘徊、黑暗,被剥夺自由。人类被推到了生存的悬崖。“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三百多年以前,那个提出生命质问的哈姆雷特又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紧张的思索。生命在于安乐生?还是为信仰为理想的战斗死?这的确是个问题。它是哈姆雷特的问题,是哀格蒙特的问题,是贝多芬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当一声号角从远处响起,人类的热忱和自由开始涌动,定音鼓加重了战斗的勇气,欢乐从天而降,她被笼罩在静谧之中,她用那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她流入大病初愈的心田时,她所造成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此温柔:“看到她的眼睛,禁不住感动得流泪。”(贝多芬语)欢乐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自由是人类走向永恒的道路。



贝多芬的诞生地